

稽中敬集

①

此書計十卷係香山項聖謨先生自稱山先生子京孫字孔彰
錄易卷又錄香山樵善齋和子文樹山汝振於宋而取韻於
元空危草松竹木石尤精妙若善文政嘗跋云西云子京
有此文孫不負好古雀者主終了矣此冊內藏芳澤堂先
生家兵饑後為味^{科夫}而得前賢遺墨為吾人向宗好後
貴也 時丁未歲冬月前一日和齋並德誌於燈下

嵇中散集卷第一

詩

五言

兄秀才公穆入軍贈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
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
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內塞四區高羅正叅差
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為時所羈
單雄翻孤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
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心危吉凶雖在已世路多嶮巇
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竒逍遙遊太清携手長相隨

四言

鴛鴦于飛蕭蕭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和鳴
顧盼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鴛鴦于飛嘯侶命
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容與清流咀嚙蘭
蕙俛仰優游泳彼長川言息其許陟彼高岡言刈
其楚嗟我征邁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沫
彼長川言息其止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靡
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穆穆惠風扇彼輕塵
弈弈素波轉此遊鱗伊我之勞有懷佳人寤言永思
實鍾所親所親安在舍我遠邁棄此蓀芷襲彼蕭

艾雖曰幽深豈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人生
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以濟
不朽攬轡踟躕仰顧我友我友焉之隔茲山岡誰
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永離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徒
倚彷徨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
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隳我好
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
魚監于遊畋其樂只且凌高遠矚俯仰咨嗟怨彼
幽繫遼爾路遐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
發華仰訊高雲俯託輕波乘流遠遁抱恨山阿輕

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
我素琴咬咬黃鳥願倚弄音感寤馳情思我所欽心
之憂矣永嘯長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
奮榮揚暉魚龍澆灑山鳥羣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
思我良朋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息徒蘭
圃秣馬華山流磻平臯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
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
矣誰可盡言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桂組帳
高褰旨酒盈尊莫與交歡瑟瑟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
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存能不永歎 乘風高遊遠

登靈丘託好松喬携手俱遊朝發太華夕宿神州彈
琴詠詩聊以忘憂 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
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為
一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
終世故紛紜棄之八戎澤雉雖飢不顧園林安能服
御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
悔

五言 秀才答

華堂臨浚沼靈芝茂清泉仰瞻青禽翔俯察綠水濱

逍遙步蘭渚感物懷古人李叟寄周朝莊生遊漆園
時至忽蟬蛻變化無常端君子體變通否泰非常
理當流則義行時遊則鵠起達者鑒通塞盛衰為表
裏列仙徇生命松喬安足齒縱軀任世度至人不私
己達人與物化世俗安可論都邑可優游何必棲
山原孔父策良駟不云世路難出處因時資潛躍無
常端保心守道居視變能遷

四言

飾車駐駟駕言出遊南厲伊渚北登邛丘青林華茂
青鳥羣僖感悟長懷能不永思永思伊何思齊大儀

凌雲輕邁託身靈螭遙集芝圃釋轡華池華木夜光
沙棠離離俯激神泉仰噦瓊枝結心皓素終始不虧

幽憤詩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莞靡識越在絳緹母兄鞠育
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馮寵自放
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
養素全真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憎惟塵
大人含弘藏垢懷耻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
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瘡欲寡其過謫議沸騰
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

外慝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
咨予不泚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踈理弊患結
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耻訟免時不我與
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噦噦鳴鴈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倚
事與願違邁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
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
世務紛紜祗攬予情安樂必誠迺終利貞煌煌靈芝
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
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

頤性養壽

述志詩二首 五言

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
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我匹疇肯應俗宜
殊類難徧周鄙議紛流離軼軻丁悔吝雅志不得施
耕耨感甯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群侶杖策追洪崖
焦鵬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
比翼翔雲漢飲露滄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
冲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為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
飛坎井蝻蛭宅神龜安所歸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

思遠實與世殊義譽非所希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
追何為人事間自令心不夷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
輝願與知己遇舒憤啓其微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
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飢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
綏

遊仙詩 五言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迥無雙
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乘雲駕六龍
飄飄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重蒙
採藥鍾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桐

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縱

惟上古堯舜 六言

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茲順寧濟
四海烝民

唐虞世道治

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
爾時可喜

知慧用

為法滋章寇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鎮之
以靜自正

名與身孰親

哀哉世俗殉榮馳驚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
勤苦不寧

生生厚招咎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麤醜獨以道德為友故能
延期不朽

名行顯患滋

位高世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如何
貪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

外以貪汙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為世累所撓所欲
不足無營

楚子文善仕

三為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恥不以爵祿為己靜恭
古惟二子

老萊妻賢名

不顧夫子相荆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閑居採萍終厲
高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

棄背膏梁朱顏樂此屢空饑寒形陋體逸心寬得志

一世無患

重作四言詩

富貴尊榮富貴尊榮憂患獨多憂患獨多古人所懼
豐屋部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
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異居貧賤異居貴盛
難工貴盛難工耻佞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
作凶思牽黃犬其計莫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為工
勞謙寡悔勞謙寡悔忠信可安忠信可安天道害盈
好勝者殘強梁致災多事招患欲得安樂獨有無憾
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役神者弊役神者弊極

疾枯極 疾枯顏回短折下及童烏縱體淫恣莫不
早殂酒色何物自令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絕智棄學絕智棄學遊心玄默遊心玄默遇過而悔
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髮行歌和者四塞
歌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思與王喬思與王喬乘雲
八極乘雲八極凌厲五嶽忽以萬億授我神藥自生
羽翼呼吸太和練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徘徊鍾山徘徊鍾山息駕曾城息駕曾城上蔭華蓋
下採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道暹天衢千載長生
歌以言之徘徊於曾城

思親詩

柰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柰何兮悲思
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煢煢內自悼兮啼
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
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
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机杖兮涕汎瀾念疇
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
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
中夜悲兮當誰告獨收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
心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兮誰予驕願自憐兮心
切切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棄憂兮
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五言三首 郭遐周贈

吾無佐世才時俗不可量歸我北山阿逍遙以倡佯
同氣自相求虎嘯谷風涼惟兮與嵇生未面分好章
古人美傾蓋方此何不臧援筆執鳴琴携手遊空房
栖遲衡門下何願於姬姜予心好永年年永懷樂康
我友不期卒改計適他方巖東咸發日翻然將高翔
離別在旦夕惆悵以增傷 風人重離別行道猶遲
遲宋玉哀登山臨水送將歸伊此往昔事言之以增

悲嘆我與嵇生倏忽將永違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
飛厲翼太清中徘徊於丹池欽哉得其所令我心獨
違言別在斯須愁焉如調饑 離別自古有人非比
目魚君子不懷土豈更得安居四海皆兄弟何患無
彼姝巖穴隱傳說寒谷納白駒方各以類聚物亦以
羣殊所在有智賢何憂此不如所貴身名存功烈在
簡書歲時易過歷日月忽其除勗哉乎嵇生敬德在
慎軀

四言四首 郭遐井贈

每念違會惟日不足昕往宵歸常苦其速歡接無厭

如川赴谷如何忽爾將適他俗言駕有日中車命僕
思念君子溫其如玉心之憂矣視丹如綠 如何忽
爾超將遠遊情以怵惕惟思惟憂展轉反側寤寐追
求馳情運想神往形留心之憂矣增其勞愁 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譬彼造化抗無崖畔封疆畫界事利
任難惟予與子 不同貫交重情親欲面無美如何
忽爾時適他館明發不寐耿耿極旦心之憂矣增其
憤怨 天地悠長人生若忽苟非知命安保旦夕思
與君子窮年卒歲優哉逍遙幸無隕越如何君子超
將遠邁我情願關我言願結心之憂矣良以忉怛

五言

君子交有義不必常相從天地有明理遠近無異同
三仁不齊迹貴在等賢蹤衆鳥羣相追鷺鳥獨無雙
何必相向濡江海自可容願各保遐心有緣復來東

五言 卷二郭

天下悠悠者下京趨上京二郭懷不群超然來北征
樂道託萊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邁其願遂結歡愛情
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志自生灾屢使衆譽成
豫子匿梁側聶政變其形願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
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

二子贈嘉詩馥如幽蘭馨戀土思所親不知氣憤盈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
阿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
華坎壈趣世教常恐嬰網羅義農邈已遠拊膺獨咨
嗟朔或貴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以難非余心所
嘉豈若翔區外滄瓊漱朝霞遺物棄鄙累道遙遊太
和結友集靈岳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何足
多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
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
可居鸞鳳避爵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稷嗟

王與至人存諸已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
簡書所好亮若茲揚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敢謝道
不俱

五言 與阮德如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邁子談慰莫如蘭疇
昔恨不早既面侔舊歡不悟卒永離念隔悵憂歎事
故無不有別易會良難郢人忽已逝匠石寢不言澤
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灾患未
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洎
彭獨何人唯志在所安漸漬殉近欲一往不可攀生
生在豫積勿以休自寬南土旱不涼衿計宜早完君
其愛德素行路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五言二首 阮德如答

早發溫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盼懷惆悵言思我友生
會遇一何幸及子講歡情交際雖未久恩愛發中誠
良玉須切嗟瓊璠就其形隨珠豈不曜雕瑩啓光榮
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行古道伐檀俟河清
不謂中離別飄飄然遠征臨輿執手決良誨一何精
佳言盈我耳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可并
洙泗久已往微言誰共聽曾參易箒斃仲由結其纓

晉楚安足慕屢空守以貞潛龍尚泥蟠神龜隱其靈
庶保吾子言養真以全生東野多所患暫往不久停
幸子無損思逍遙以自寧 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
常爰處憇斯土與子講蘭芳常願永遊集拊翼同迴
翔不悟卒永離一別為異鄉四牡一何速征人告路
長顧步懷想象遊目屢太行撫軫增歎息念子安能
忘恬和為道基老氏惡強梁患至有身灾榮子知所
康神龜實可樂明或在剗腸新詩何篤穆申詠增慨
忼舒檢話良訊終然永馱藏還誓必不食復與同故
房願子盪憂慮無以情自傷俟路忘所以聊以酬來

章

酒會詩 五言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邈高峙
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斃翔禽織綸出鱸鮓
坐中發美讚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酤微歌發皓齒
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
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四言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栢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
鼓檝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 婉彼鴛鴦戢翼而

遊俯唼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夕棲靈洲搖蕩清
波與之沉浮 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
大象傾昧脩身惠音遺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歛
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餌者懸猗與莊老棲
遲永年寔惟龍化蕩志皓然 肅肅冬風 生江湄
却背華林俯泝丹垣含陽吐英履霜不衰嗟我殊觀
百卉具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 猗猗蘭藹殖彼中
原綠葉幽茂麗藻濃繁馥馥蕙芳順風而宣將御楫
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惟騫

雜詩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
携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
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綜超子野
歎過縣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嵇中散集卷第二

琴賦

與山巨源絕交書

與呂長悌絕交書

琴賦

并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馱而此不勸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閑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

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叙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倚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
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
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
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寤神時而永康且其
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崑岑崑互嶺嶢巖岬嶮嶮
崦丹崖峻嶸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瀛
隆崇以極壯岬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
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舐隈鬱怒彪
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澗汨澎湃蜃蟺相糾放肆大
川濟乎中州安回徐邁窅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
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玆恠琅玕
瑤瑾翕輭叢集累積真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
沙棠殖其西洧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
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
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
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
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嶮以遊乎其

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闕海湄拍蒼梧
之迢迢臨迴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
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
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馱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梧
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
思制為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般
倕騁神鍤會稟厠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
以犀象籍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微以鍾山之玉爰
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
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

子新聲慄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
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蹉蹀踈美聲將興固以
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
紛淋浪以流離與淫行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
岌以相屬沛騰選而競趣翕譁嘩而繁縟狀若崇山
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戔戔悌悌煩冤紆餘婆娑
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
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
響乎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
垂光新衣翠粲纓微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

觸槐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淶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
終詠微子寔明弘潤優游躊躇拊絃安歌新聲代起
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餐沆瀣兮
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
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
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竒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
飛纖指以馳驚紛儼譔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
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翫闈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
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與爛英聲發越采采粲
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

將平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
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倚以慷慨或怨嫺而躊躇忽
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參譚繁促復疊攢仄
縱橫絡繹奔遯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竒偉
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
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叙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
隙趨危詈若離鷗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崖文斐尾
慊絳離纒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棲槐櫟捋縹緲漱
冽輕行浮彈明嫿睒慧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
灏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

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
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
服以時乃携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
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
滋理重華之遺標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
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陵陽
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
操豈笙簧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
武太山飛龍鹿鳴鷓鴣遊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
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

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遙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
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
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
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噐和故響逸張急故
聲清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微鳴性絮靜以端理含至
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
戚者聞之莫不惛慄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
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欣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瀾
漫嗚喙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念泚穆玄真
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蘆顏回以之仁

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
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質
揔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
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
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鸞驚於庭階
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况蚊行之衆類嘉
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
之所貴亂曰惜惜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
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
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與山巨源絕交書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
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
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
不知之足下倚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
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
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
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
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
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

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
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
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差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
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
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
由之巖栖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
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
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
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
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

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
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
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
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
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
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頽頽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
鏤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
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
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

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褻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怒

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嗚聲聒耳黷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

甚樂之一行作吏此吏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延諸葛孔明不偏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鄉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

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究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黜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羸踈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

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與呂長悌絕交書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塗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

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吾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服誣都此為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包藏禍心耶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嵇康白

嵇中散集卷第三

卜疑集

嵇荀錄亡

養生論

卜疑集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䟽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為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為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為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鸞富為積蠹貴為聚

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既沒誰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于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著拂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儒委隨承旨倚靡爲面從乎寧愷悌弘履施而不德乎將進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倪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進伊摯而

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寧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營營乎寧寥落間放無所矜尚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爲壯感槩以爲亮上千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鍾鼎食枕藉芬芳婉變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爲偶排擯共

絲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
咲大禹乎寧如泰山之隱德潛讓而揚乎將如季札
之顯節義慕為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靜微妙守玄
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
夷吾之不羗束縛而終在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
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其
志乎將如毛公藺生之龍驤虎步慕為壯士乎此誰
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
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灌
作色而揚聲况今千龍並馳萬驥俱征紛紜交競迹
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
人不相達人不下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內
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為利仕不謀祿鑿乎古今滌
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
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稽荀錄 亡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
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
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

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矣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蹢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髮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焦爛必一

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循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

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
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
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
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
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
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神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
之理曰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
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
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
哀樂殃其平粹夫以叢尔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

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
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風寒所炎
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咲悼謂之不善持
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
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
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
衆險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
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
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
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

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

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願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嵇中散集卷第四

答難養生論

答難養生論

黃門郎向子期難曰若夫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亦古人之所脩也至於絕五穀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貴則未之敢許也何以言之夫人受形於造化與萬物並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於草木草木不能避風雨辭斤斧殊於鳥獸鳥獸不能遠網羅而逃寒暑有動以接物有智以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而默之則與無智同何貴於有智哉有生則



有情稱情則自然若絕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貴於有生哉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於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崇高莫大於富貴然則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己以行義於下富則所欲得以有財聚人此皆先王所重關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但當求之以道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以損儉不溢如此何為其傷德耶或覩富貴之過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食耳神農唱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植之業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用孔以之

窮神類冉以之樹德賢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今一旦云五穀非養生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則亦有和羹黃耆無彊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皆虛言也博碩肥腠上帝是饗黍稷惟馨實降神祇且猶重之而況於人乎肴糧入體不踰旬而充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驗也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之以禮耳今五色雖陳目不敢視五味雖存口不得嘗以言爭而獲勝則可焉有勺藥為荼慕西施為嫫母忽而不欲哉苟心識可欲而而不得從性氣困於防閑情志鬱而不

通而言養之以和未之聞也又云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未盡善也若信可然當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見此殆影響之論可言而不可得縱時有耆壽耆老此自特受一氣猶水之有松柏非導養之所致若性命以巧拙為長短則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䟽於導養耶顧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且生之為樂以恩愛相接天理人倫燕婉娛心榮華悅志服饗滋味以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命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若舍聖軌

而恃區種離親棄歡約已苦心欲積塵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後實不可冀也縱令勤求少有所獲則顧影尸居與木石為鄰所謂不病而自灸無憂而自默無喪而䟽食無罪而自幽退虛徼幸功不答勞以此養生未聞其宜故相如曰必若長生而不死雖濟萬世猶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長生且猶無歡况以短生守之耶若有顯驗且更論之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則識立則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內而接於

外祗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為得生雖有厚生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為甘鳩棄之如遺識名位為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為美美其益生而不羨生之為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寶位

以富貴為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為天下而尊君位不為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為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為業坦尔以天下為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

相忘於上烝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已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冲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於其身中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閨室者何必顧衆而動以毀譽為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懽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欲

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結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為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選而神氣條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為食蠶而為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歛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以名位為贅瘤資財為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

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
寵辱此真有富貴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欲
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
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於無憂富
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難曰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
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
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
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勸而
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
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聵者忘味則

糟糠與精稗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
子識智以無恒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
以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止於恬性足於和然後
神以默醇醴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於口聲色已開
於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筭勝之何以言之也夫欲
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止其所不得則不
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鴆醴貪食者忍飢於漏
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
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為貴美

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
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內乘一以御
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可困於
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
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地雖小莫不存
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
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棄
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讎雖不棄然使左手
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為明天下之
輕於其身酒色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

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趣
交耶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居身
交賒之理同故倫遠如近慎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
故終始無虞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難曰
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
十豈復䟽於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
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為不養生得百年也且
仲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蠢愚有百二
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
奚所恠哉且凡聖人有損已為世表行顯功使天下

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經營四方心勞形困
趣步失節或竒謀潛構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
奮或脩身以明汙顯智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取准
的於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磬
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驚
於榮辱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
於內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為遺世
坐忘以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柏不殊
於榆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
亦毓形之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

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徵也大蠶十八日寒
蠶三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
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而不乘
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
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
矣今能使目與瞽同功口與聵者等味遠害生之具
御益性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農唱粒
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
非神農所唱也既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
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

闕也並而存之唯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
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
何養命蔑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恠於所未知且平
原則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
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
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藇藻非豐肴之匹潢汙
行潦非重酎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
之與信不以所養為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効
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踰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
以困其體也今不言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

上藥之偶耳請借以為難夫所知麥之善於菽稻之
勝於稷由有效於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菽麥為
珍養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於稻稷猶
守苜蓿之賢於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能杖
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
准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於初九吸朝
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為壽則未聞高陽有黃髮之
叟也若以充性為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
再生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飢年少疾故狄食米
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鴈食粒而身

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不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則菊菘梁聘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皆淖溺筋腋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處竭辱精神染汚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蠹饗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藥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黃精皆衆靈含英獨發竒生貞香難歇和氣充盈澡雪五臟疏徹開明吃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子果羸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為

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能哉故赤芥以練丹頰髮消子以木精久延倥佯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務光以蒲韭長耳叩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蘽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為最而上藥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即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遐寢不食或謂偶能忍

飢仲都冬保而體溫夏表而身涼桓譚謂偶耐寒暑
李少君識桓公玉椀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以天
下禪許由而楊雄謂好大為之九若此類上以周孔
為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為鞭策欲罷不能馳驟
於世教之內爭巧於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戒思不出
位使竒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變通達微
未之聞也久愠閑居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
以酒色為供養謂長生為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為歡
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為足謂
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命之情

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見酌者唯酒之是
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為得性則渴
酌者非病溷酒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論
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徹善溺於世然或可
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降殺
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
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歡然還
成易地則情變於初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耽不
為臭腐曩之所賤不為竒美耶假令廝養暴登卿尹
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

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飢食者於將獲所欲則悅情注
心飽滿之後釋然䟽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
可䟽之時蚺蛇珎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於
華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蛇裸國
之黼黻也以大和為至樂則榮華不足願也以恬澹
為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
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
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
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茝猶海鳥
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為生

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於內借外物以
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於中以内樂外雖無
鐘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
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
喜並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樂豈非
至樂耶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為師友玩陰陽之
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
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
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
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

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
年也五者無於胷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析喜
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
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
仁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却老
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曰自高於
馳騫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自貴此於用身甫
與鄉黨 齒耆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或棄世
不群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於短期矣或瓊猴
既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復璞棲心於玄
冥之崖含氣於莫大之涘者則有老可却有年可延
也凡此數者合而為用不可相無猶轆軸輪轄不可
一乏於輿也然人若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營內致
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以試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
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獲信世屢聞之慎言語
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
將來之覺者

嵇中散集卷第五

聲無哀樂論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歷世濫於名賢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

天地合德萬物資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為五色發為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也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為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之情而

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

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為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曰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粗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

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為之動情悲者則聲為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為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

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為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為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觀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目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為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為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

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為心悲者雖談咲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為就今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觀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為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於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德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躡矣若音

聲無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為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使神妙難知恨不遇竒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為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為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為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

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為主而醉者以喜怒為用其見歡戚為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為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

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詆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面墻而不悟離婁照秋豪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為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飢卞和之寃伯竒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

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為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為異同出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滛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噉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跣窄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筵酒之囊漉雖窄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

為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尔乃
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
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
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
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
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
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
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為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
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
効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

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為
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
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
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循
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哀
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為心與人同異
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
若謂鳴獸皆能有 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為稱其語
而論其事獨譯傳異言耳不為考聲音而知其情則
非所以為難也若謂知者為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

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律鳴管校其音郭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為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為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為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為標識耳夫聖人窮

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叙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

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為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為神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為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為以甲聲為度以校乙之啼

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為聲何異於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內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惠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為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畱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

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
竒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
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
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靜聽而心
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
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妓弄則歡放而
欲愜心為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為限其
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婦
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
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誠

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
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鐘
鼓駭心故聞鼓鞞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
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間遼而音埤變希而
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
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
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
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
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為體
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為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

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

歡或慘尔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感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惟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感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揔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為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為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感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感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也夫

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燭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陰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感並用者真主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

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机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為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机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懽感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懽則感不感則懽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戚之傷咲是懽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咲喙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為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

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懽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儻由此言之儻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咲喙雖出於懽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為樂之應聲以自得為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為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列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

咲喙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咲喙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丘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惱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敦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為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

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
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
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叙志儻以宣情然後
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
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
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
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
風芳榮濟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成穆然相
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
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為

體以心為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
人之所悅亦摠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
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
放故抑其所通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為可奉
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
度賢愚之中為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
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
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
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
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

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為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 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

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懼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媮荒無度則無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 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

嵇中散集卷第六

釋私論 管蔡論 明膽論 難自然好學論

釋私論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關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虚心無措

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為患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借賢於殷湯故世濟而名顯周且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為身而擊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住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終於事與

是俱而已志道存善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可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達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不公之情使夫雖為善者不離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重其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不顯有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非而况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器

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擬足公塗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於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行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鳧顯盜晉文愷悌勃鞞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豐言納名稱漸離告誡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表露心識猶以安全况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

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能療亦賢於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情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趨執其辭而準其禮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名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淋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是而後

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淋亮者無所負矣
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
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王陵庭
爭而陳平順旨於是觀之非似非非者乎明君子之
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曰善人
也然背顏退議而含私者不復同耳抱 而匿情不
改者誠神以喪於所惑而體以溺於常名心以制於
所習而情有繫於所欲咸自以為有是而莫賢乎已
未有功暮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以自反棄名
以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之為惡

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理而求所
以為措之道故時為措而闇於措是以不措為拙措
為工唯懼隱之不微唯患匿之不密故有矜忤之容
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良規莫盛於茲
終日馳思莫闕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
之質也於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偽怠之機必形乎
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篤不知冒廢
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措之可以無患
而患措之不以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取棄楚恭
宰嚭耽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顧私而身

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名者也君子既有其質
又覩其鑒貴夫亮達布而存之惡夫矜吝棄而遠之
所措非一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
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
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
感明天子而信薦乎萬民寄胸懷於八荒垂坦蕩以
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或問曰第五
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
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
可謂私乎非私也荅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

為名公以盡言為稱善以無名為體非以有措為負
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無
私而有非者無措之至也夫言無措者不齊於必盡
也言多吝者不具於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無措有
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尚心無所欲達乎
大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
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為絕美耳若非而能言者
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倫
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
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管蔡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顯實理況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為頑凶方為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

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為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冲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欲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福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忍受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德戮捷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為教之正今之朝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為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內必

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
然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為惡不知管蔡之惡乃
所以令三聖為不明也若三聖未為不明則聖不祐
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而
見任必以忠良則二莽故為泚善矣今若本三聖之
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闡權論為國之大紀
則二莽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緣周
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惟此言則管蔡
懷疑未為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為用惡而
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
管蔡之心見理尔乃大義得通外內兼叙無相伐負
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明膽論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為人有膽可無明
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為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
曰夫元氣陶鑠眾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
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
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
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守其
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斷

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達理失機故子家
軟弱陷於弒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
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畧舉一隅想不重疑
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析理貴約而盡情何
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為喻何遼
遼而坦謾也故直荅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
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鵬作
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
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
惑於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

光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文
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於期
授首陵母伏劔明果之疇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不
可勝言也况有觀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於
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為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
陷穽之間如盜跖竄身於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
暴虎憑河愚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
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
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夫論理性情
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

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摺據所見此為好理
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
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
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
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
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
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鵬闇惑明所不周何害於膽
乎明既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
退相扶可謂盈縮孰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
鵬作賦闇所惑也尔為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

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為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
沉勇而戰於廢王有所撓也而子有一人膽豈無盈
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鵬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
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
乎但當揔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為
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
為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
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之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
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為膽特自一氣
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為

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難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
凡餘雜說於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
耶幸更詳思不為辭費而已矣

自然好學論

張遼并作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
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飢則欲
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即自然
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虛食之始也茹之火
齊糝以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蕡桴土
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娛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

絃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
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八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
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奉惡
不能去有言之曰直竹管蒯所以表哀溝池峻岨所
以寃懼弦木剡金所以解憤豐財殖貨所以施與苟
有肺腸誰不忻然只悅心釋哉尚何假於食膽蜚而
嗜菖蒲菹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道之常人所
服習在於幽室之中覩烝燭之光雖不教告亦皎然
喜於所見也不以向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
揭此明而減其歡也况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

鬱陶而發其蒙也故以為難事以未來而情以本應
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雜詭計而復學亦無損於有自
然之好也

難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
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
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飢則求
食怡然鼓腹不知為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
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
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

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
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鶩而不覺是以貪生
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
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
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
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
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
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
仁義務於理偽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
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群而

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為正當自然就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闇覩爇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况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未來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為準仰仁義以為主以規矩為軒駕以講誨為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

心極視不覩其外經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為貴執書摘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為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為太陽不學為長夜耳今若以堂為丙舍以誦諷為鬼語以六經為蕪穢以仁義為臆腐覩文籍則目眇脩揖讓則變偃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齧於是兼而棄與萬物為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為長夜六經未必為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

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
得言蒲菹耳

嵇中散集卷第七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善求壽強者必先知灾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可
防也禍起於此為防於彼則禍無自瘳矣世有安葬
埋陰陽度數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見性命不知
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干幸是以善執生者見
性命之所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實而防之信夫
多飲而走則為澹支數行而風則為癢毒久居於濕
則要疾偏枯好內不急則昏喪女疾若此之類灾之

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而掘基築宅費日苦身以求之疾生於形而治加於土木是疾無瘳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誹謗而為義然也蓋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壽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於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嘗有不知蠶者出口動手皆為忌崇不得蠶絲滋甚為忌崇滋多猶自以犯之也有教之知蠶者其顯於桑火寒暑燥濕也於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何者先不知所以然故忌崇之情繁知所以然故求之之術正故忌崇生於不知使知性猶如蠶則忌崇無所

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筮祝譴崇或從乞胡求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以智能達其無禍也故忌崇舉生於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設為三公之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為三公可知也夫壽夭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孤逆魁岡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湏臾遂為所虜然則避禍趨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則為盡矣夫避賊速宜章章然故中人不

難覩避禍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見其於理動不可要求一也孔子有疾醫曰子居處適也飲食藥也有疾天也醫焉能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反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謹崇古之盛王無之而季王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得夫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占不啓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以隔寒暑靡色厚味以毒其精亡之於實而求之於虛故性命不遂也或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棲之鷄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則不滯於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

而後王彭祖七百殤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滅性命之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高丘而觀居民則知曰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忘地道之爽塏而立制於帷墻則所見滋褊從達者觀之則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天地易簡而懼以細苛是更所以為逆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占成居則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多其占舊因求其造新是見舟之行於水而欲推之於陸是不明數也夫舊新之理猶卜筮也夫鑿龜數策可以知吉凶然不能

為吉凶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為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福猶先築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以謹崇則可安新居以求福則不可則猶卜筮之說耳俗有栽衣種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凡火流寒至則授衣時雨既降則當下種賊方至則當疾走今舍實趣虛故三患隨至凡以忌崇治家者求福而其極皆貧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諺古言無虛不可不察也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荅於來問終慎神恠而不言是以古人顯仁於物藏用於身知其不可眾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於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言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疏况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滯立端以明所由 斷以檢其要乃為 微若但撮提羣愚 蠶種忿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楫者

耶論曰百年之宮不能令殤子壽孤逆魁罔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為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餒終有餓患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即如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

所得不為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比為決相命於行事定吉凶於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耶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曰壽夭不可求甚於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強者必先知灾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何求耶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夭求實於虛故性命不遂此

為壽夭之來生於用身性命之遂得於善求然則夭短者何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於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矣所措之凡此數者亦雅論之矛盾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為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避狂暴之灾居必爽塏所以遠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為害者此未足以盡其數也安在守一利而可以為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豹

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為虎所食豈非內恃而忽外耶若謂豹相正當給厨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盡善而致灾則輔生之道不止於一和苟和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為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為但占墻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為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灾於凶宅妖逆無道獲福於吉居尔為吉凶之致唯宅而已更令由

人也新便無徵即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驗耶若此果何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為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唯觀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觀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為閤中也今見其同於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笙篴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為則吉凶已成雖知何蓋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為必曰問

之龜筮吉以宅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為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為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觀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壤壻耶

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恠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豕宅耶論曰時日譴崇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崇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末為盛王幸更詳之又當

知二賢何如足下耶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為務食不消以黃丸為先子徒知此為賢於安湏臾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於無形事功幽而無跡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於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况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於萬化之前收功於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耶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辟穀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

意所不及皆謂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
得無以螻蛄之議冰耶欲以所識而
之所棄
得無似戎人問布於中國覩麻種而不事耶吾怯於
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嵇中散集卷第八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為之宗廟以
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
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答其抑末有如彼者是何也
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
亶亶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
二賢之言俱不免於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
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三子者皆偏辭也子之言神將
為彼耶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公神廢邪忌



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繫則妖心興子
之言神其為此乎則唯吾之所疾爭也苟大獲其類
不患微細是以見餅冰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得
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
知所在亦莫便有舟楫也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
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脩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
於巖墻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寶也猶食非命而命必
胥食故然矣若吾論曰居忌行逆不能令彭祖夭則
足下舉信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既修則宅葬
無貴故譬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以宅

延彭祖亦以宅壽壽夭之說使之灼然若信順之遂
期怠逆之夭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
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相之所一也誣
彼實此非所以相證也夫壽夭不可求之宅而得之
和故論有不知之 足下忘於意而責於文抑不本
矣難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年之卒命何同短今
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衆寡也苟一人有命千萬皆
一也若使此不得係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
同吉長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
之在外而能為害者不以數盡單豹恃內而有虎按

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與懼所宜忘故張毅修表
亦有內熱之禍雖內外不同鈞其非和一曙失之終
身弗復是亦虎隨其後矣夫謹於邪者慢於正詳於
宅者略於和 以為先亦非齊於所稱也今足下廣
之望之久矣元亨利貞卜之吉繇龍準龍顏公侯之
相者以其數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為也使準顏可假
則無相繇吉可為則無卜矣今設為吉宅而幸福報
譬之無以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是以子陽鏤掌巨
君運魁咸無益於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占何
惑象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假為之說

也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耶其無宅也似未思其
本耳獵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遇虎
所凶而虎也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為吉
凶也故其稱曰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為來
物矣然亦卜之盡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至于卜世
與年則無益於周錄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類然
此地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以西東有異背向不
同宮姓無害商則為灾福德則吉至刑禍則凶來也
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古之營居宗廟為先廡
庫次之居室為後緣人理以從事以此議之即知無

太歲刑德也若修古無違亦宜吾論如無所 不知
誰從難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既懷善藝
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此言當哉誠三
者能修則農事畢矣若或盡以邪用求之於虛則宋
人所謂予助苗長敗農之道也今以冢宅喻此宜何
比耶為樹藝乎為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
若其無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冢宅無
驗如此非所以相半也按書周公有請命之事仲尼
非子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
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為情貞者故於臣弟則

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圖宅將為禮也其
為實也為禮則事異於古為實則未聞顯理如是未
得吾所以為遺而足下失所願矣至於時日先王所
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耳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
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賢校君愈見其合未知所
異也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此較通世之
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妄求智所能知惡其以
學哉故古之君子修 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
矣今據足下所言在所知耶則可辨也所不知耶則
妄求也二者宜有一於所齊吾亦懼子游非其域儻

有忘歸之累也

嵇中散集卷第九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先王垂訓開端中人言之所樹賢愚不違事之所由古今不忒所以致教也若玄機神妙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觀物於微觸類而長不以已為度也按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耶了無乃得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為謂之誕也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惡夫私

之害公邪之傷正不為無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情
狀不甚有之說使董生託正忌之塗執不甚無之言
二腎雅趣可得合而一兩無不失耶今之所辨欲求
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詭持論有工拙議教有精麤
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借助鬼神故為之宗廟
以神其本不谷子貢以求其然則足下得不為託心
無鬼 齊契於董生耶而復顯古人之言懼無鬼之
弊與與情乖立從公廢私之論欲彌縫兩端使不愚
不誕兩機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
可俱通又非所望於覈論也故吾謂古人合德天地

動應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匿設宗廟以期後
嗣空借鬼神以調將來耶足下將謂吾與墨不殊今
不辨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謀
幽明並濟亦所以求衷所以為異耳論曰鈞疾而禱
不同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
謂禮為情與者也難曰若於臣子則宜修情與未聞
舜禹有請君父也若於身則否未聞武王闕禱之命
也湯禱桑林復為君父耶推此而言宜以禱為益則
湯周用之禱無所行則孔子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
時之義也又曰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足

下前論云時日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今不
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誠勸此復兩許之言也縱今
惟戊盡於誠勸尋論按名當言有日耶無日耶又曰
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按此言以惡夫妖逆故
去之未為盛王了無日也夫時日用於盛世而來代
襲以妖惑猶先王制雅樂而季世繼以淫哇也今憤
妖忌因欲去日何異惡鄭衛而滅韶武耶不思其本
見其所弊輒疾而欲除得不為過噎溺而遷怒耶足
下既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柔統以陰陽
錯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順

之焉有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也至於河
洛宗廟則謂匿而不信類禡祈禱則謂偽而無實時
日剛柔則謂假以為勸此聖人專造虛詐以欺天下
匹夫之諒且猶恥之今議古人得無不可乃尔也凡
此數事猶陷於誣妄冢宅之見伐不亦宜乎前論曰
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一欄之羊賓至
而有死者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準龍顏公侯之
相不可假求此為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
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長生於衆陷雖可懼而無
患抑當貴於廝養雖辱賤而必貴薄姬之困而後昌

皆不可為不可求而闇自遇之全相之論必當若此
乃一途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適以信順為難則便曰
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
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足於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夭
成於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
請問亞夫由幾惡而得餓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
積幾善以獲存死者負何罪以達灾耶既持相命復
惜信順欲飾二論使得並通恐似矛盾無俱立之勢
非辯言所能兩濟也論曰論相命當辨有無無疑眾
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知命者不立巖

墻之下吾謂知命者當無所不順乃畏巖墻知命有
在立之何懼若巖墻果能為害不擇命之長短則知
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白起非長平
之巖墻而云千萬皆命無疑眾寡耶若謂長平雖同
於巖墻故是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至期於必然不
立之誠何所施耶若此果有相也此復吾之所疑也
又曰長平不得係於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
同吉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之異同以難相
命之必然廣求異端以明事理豈必吉宅以質之耶
又前論已明吉宅之不獨行今空抑此言欲以誰難

又曰長平之卒宅何同凶苟大同足嫌足下愚於吾也適至守相便言千萬皆一校以至理負情之對於是乎見既虛立吉宅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以難顯故如此可謂善戰矣論曰卜之盡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此復吾所疑矣前論以相命為主而尋益以信順此一離婁也今復以卜成之成命之具三而猶不知相命竟須幾箇為足也若唯信順於理尚少何以謂成命之理耶若是相濟則卜何所補於卜復曰成命耶請問卜之成命使單豹行卜知將有虜災則隱居深宮嚴備自衛若虎猶及之為卜無所益也

何云成相耶若謂豹卜而得脫本無厄虎相也卜為妄語矣若謂凡有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失相天命耶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耶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命通相成為不當各自行也論曰無故而居可占猶龍顏可相也設為吉宅而後居以幸福報無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徵宅非宅制人也按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人之瞑目而前推遇任命以閤營宅自然遇吉也然足豈獨古人凡有命者皆可以閤動而自得正是前論命自然不可增減

者也驟以可為之信順卜筮成不可增減之命矣奚獨禁可為之宅不盡相命唯有閤作乃是真宅耶若瞑目可以得相開目亦無所加也智者愈當識之周公營居何故躊躇於澗瀍問龜筮而食洛耶若龜筮果有勲於為宅則知閤作可有不盡善之理矣苟閤作有不盡則不閤豈非求之術也若必謂龜筮不能盡相於閤往想亦不失相於考卜也則卜與不卜為與不為皆期於自得自得苟全則善占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故則不知也然真宅之異假類貴夫無故識之貞宅之與設為其形不同以功成俱

是吉宅也但無故為貞宅授吉於閤遇設為減福於用知尔然則吉凶之形果自有理可以為故而得故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形何以言之必遂遠近得宜堂廡有制坦然殊觀可得而別利人以福故謂之吉害人以禍故謂之凶但公侯之相閤與吉會尔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吉而往居之吉宅豈選能而後納擇善而後福哉苟宅無情於擇賢不惜吉於設為則屋不辭人田不讓耕其所以為吉凶薄厚何得不均前吉者不求而遇後聞吉而往同於居吉宅

而有求與不求矣何言誕而不可為也由是言之非
從人而徵宅亦成人明矣若挾顏狀則英布黥相不
減其貴陰準見劓不減公侯之標是知顏準是公侯
之標識非所以為公侯質也故標識者非公侯質也
吉名宅宇與吉者宅實也無吉徵而自宅以徵假見
難可也若以非質之標識難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
敢許也子陽無質而鏤其掌即知當宇長耳巨君寡
宅而運其魁即偏恃之禍非所以為難也至公侯之
命稟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
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為而西施之服可為也黼黻

芳華所以黜 吉色 家所以成相故世無人方而
有卜宅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也安得以不可作之
人絕可作之宅耶至刑德皆同此一家非本論占成
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議其餘論曰獵夫從
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為
安知所言地之善惡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故擇而
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為而可擇處
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以成相席可
卜而地可擇何為半信而半不信耶又云地之吉凶
有若禽席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為灾也案此為恠

所不解而以為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雖此理之吉
而或長於養宮短於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
何以言之人性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惡
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準陰陽俯協
剛柔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於大通所以窮理
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
不和則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
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氣有相生則人宅猶禽
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凶也論
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難曰足

下前論以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即能說之矣故吾曰
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於前論而復責吾難之於
能言亦當知冢宅有吉凶也又曰藥之已病為一也
實而宅之吉凶為一也誣既曰成居可占而復曰誣
耶藥之已病其驗又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
賒遙故君子疑之今若以交賒為虛則恐所以求物
之地鮮矣吾見溝澮不疑江海之大觀丘陵則知有
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海人所
以終身無山山客曰無大魚也論曰智之所知未若
所不知不可妄論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也

今暗許便多於所知者何耶必生於本謂之無而強以驗有也強有之驗將不盈於數矣而并所成驗者謂之多於所知耳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隱尋論究緒由而得外未夫尋端之理猶獵師以得禽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哉今吉凶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獸不期則不敢訊舉氣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蹟索隱何謂爲妄

嵇中散集卷第十

太師箴 家誠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內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焉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

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舜
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頽然後蒞
之下逮德衰大道沉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
離孽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

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
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
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
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
今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顛
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彘人是謀楚靈極

暴乾溪潰叛晉厲殘虐藥書作難主父棄禮斃胎不
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醜
彼權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
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
強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選顏諛言順耳染德生
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
好民實胥効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
懋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家誠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

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
二恥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解或牽於外物或
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
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
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匱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
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泚臨樂
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熠熠無結秀之勲終
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
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
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

之盛者可耳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
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衆人又不當宿留所以然
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
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
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情求當
謙辭 謝其素不預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
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為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
幾中絕常人淫葷之求下全束脩無玷之稱此又秉
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於宜宜行此
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

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脩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於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為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為輕竭不忍面言強副小情未為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後視向不言

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預也且默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之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事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闢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黨不能不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

自謂為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
或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
仁而無武於義無可當遠之也然都大爭訟者小人
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雖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
取醉為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
不已或劫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為所挽引以盡
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為有志耳自非知舊鄰
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
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
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耻當全大讓若臨朝讓

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
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
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
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邪
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偽薄之言
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宜備之深也
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為意見之而走者何哉
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
以滅迹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闢者但
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而勿大冰矜趨以不言答

之勢不得久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
有壺榼之意束脩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
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
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為而作鬻貨
徼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
也
又僨不須離樓強勸人酒不飲
自己若人來勸已輒當為持之勿誚勿逆也見醉熏
熏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松中散集卷第十終

